



秦文君小说系列

# 女生贾梅

十六岁少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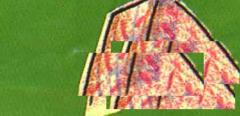


作家出版社

女童文学  
六岁少女  
梅贵生

中华儿童文学金奖书库

秦文君 小说系列 下



作家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文君小说系列/秦文君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 
1996.12

(中华儿童文学金奖书库)

ISBN 7-5063-1105-4

I. 秦… II. 秦…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作品集  
- 中国 - 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0508 号

## 秦文君小说系列(上、下)

---

作者: 秦文君

责任编辑: 王淑丽

装帧设计: 林 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930761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三二〇七工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550 千

印张: 25.25 插页: 6

印数: 135001-141000

版次: 199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2 月第 16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105-4/I·1093

定价: 36.00 元 (上、下)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---

目 录

下 卷

女生贾梅	.....	( 1 )
十六岁少女	.....	(156)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梅 贾 生 女



## 上 篇

我最近有个伤心的发现：在我们家中爸爸是个凡人，妈妈也是，我么，当然更是一般，只有我的双胞胎哥哥贾里稍稍有些与众不同……

——摘自贾梅日记

### 一、禁烟运动

在初一女生贾梅看来，男子汉应该抽烟，甚至可以有个木制的烟斗，特别是当作家的爸爸，不抽烟简直就是毫无风度可言。她的哥哥贾里听罢她的意思，说：“今天你说了一百句话，惟有这一句是真理。”

贾里就喜欢提什么“伟人”、“原则”、“真理”之类的，从小他就想象自己是巨人，尽管一直是个失败者：造过一个土电梯，但连猫都不敢坐上去；给世界上研究太阳黑子的机构写信自荐，不料对方迟迟不寄邀请信。碰了壁，他也不生气，责怪别人缺乏慧眼，仍然认为自己是千里挑一的人物。

“可是，”贾梅说，“妈妈一定要爸爸戒烟，从周一就开始！”

贾里说：“就是呵，我也听说了。爸爸怎么答应了。嘿，哆哆

嗦嗦地过日子真没意思！人家都说，有骨气的男人结了婚就没气派了！”

可是，无论兄妹两个对爸爸戒烟是怎样的旁观者清，禁烟运动还是照常开展。妈妈常演儿童剧，所以做事总带点童心，比方说，她会兴致勃勃地在家里的小黑板上写一条标语：“为了健康必须戒烟！”声势造得很大。

听说可怜的爸爸得了心脏病，成了病号。他的约会本上增加了心血管专家的地址，还有专喊救护车的电话号码；除了三餐饭后吞食五颜六色的精致的药片，爸爸还常一手捧个紫陶茶壶，一手翻什么健康杂志，活像一个真正的老头。这还不算，现在妈妈和医生联合起来，限时限刻让他戒烟，天哪，爸爸怎么受得了！

爸爸过去多潇洒，喜欢哼一支有关“年轻的水兵”的曲子；他还有件白蓝条子的汗衫，取名“海魂”，可能经常想象自己航行在海上，那时他一手夹着烟，一面奋笔疾书，很像鲁迅的风度，总之，是天才。

然而，今非昔比，一切都变样了，爸爸变成了悲剧人物。

周一很快就到了，躲也躲不掉！

妈妈这人一向是个事业型妇女，有些粗，没什么嗜好，脾气随和；但从确定爸爸戒烟的第一天起，她就变得像个密探。周一她下班回来，在大门外就步履轻快，蹑手蹑脚摸进家中，然后猛地打开书房门，为的是探查爸爸是否在抽烟。当然，她一无所获。因为爸爸有手表，并且知道妈妈的下班时间！

“何必呢？”爸爸得意地说，“我说戒烟还能有假？”

妈妈疑惑地说：“那么，为什么书房里还有烟味？”

“那一定是以前遗留下来的！”

妈妈哑口无言。过了几天，书房里的烟味依然浓重，她只能悄悄地找贾梅。

“小梅，你爸爸白天在家抽不抽烟？”

“我，”贾梅说，“我没注意呵！”

“女孩子应该细心些！”妈妈小声地发展她为同盟军，“妈妈不在家时，你就是妈妈的眼睛，要多注意。”

“我可不愿当告密者，”贾梅嘟哝道，“贾里会嘲笑我的。”

“哪里是什么告密呀，”妈妈笑了，“是监督员，爸爸再不下决心，病情会更严重。”

第二天，贾梅果然留意了，她发现爸爸仍在不动声色地抽，只是转入“地下”，他的烟盒再也不放在口袋里，而是分散在几个很秘密的地方，什么床底下的小盒子里，或是长久不用的空花瓶里，想抽烟，从近处就能魔术师似的变出烟来。只不过晚上和早上不抽。

终于，爸爸藏藏掖掖的抽烟还是被发现了，因为有星期日。那天他熬到中午，对妈说要出去散会儿步，他刚走，妈就尾随而去。并且，妈这时居然有了火眼金睛，离老远就看见爸爸的鼻孔美美地喷出几缕青烟来。

妈妈生气了，脸冷冰冰的，像个庄严的法官，而且看样子他们两个还吵了几句，只是内容绝密罢了。后来，就见爸爸把那几个秘密存烟处都老老实实地公开了，妈妈把那儿的烟全收集起来，锁在抽屉里，然后又试着拉了几下，就差没贴上封条。

吃晚饭时，妈妈一言不发。倒是爸爸很活跃，宣布说：“儿女们，还有夫人阁下，我是真下决心戒烟了。世上无难事，我想戒烟更是小事一桩。”

妈妈的气立刻消了，很殷勤地说：“我明天就去买戒烟糖！对

了，听说郊区有个诊所，发明了打耳针戒烟，我陪你去如何？”

“搞什么？”爸爸振振有词，“那些措施都是针对缺乏毅力的人的。”

贾梅崇敬地看着爸爸，天才永远充满自信。倒是贾里干咳一声，表示不同政见。可第二天，贾梅就发觉还是贾里独具慧眼，因为她放学推开爸爸书房门时，发现爸爸写字台边烟雾缭绕。她简直呆住了。

“哦，”爸爸尴尬地笑笑，“有蚊子，我点一根驱蚊！”

贾梅闷闷不乐，她没想到爸爸会表里不一，她甚至很想立刻成为妈妈的支持者，就因为爸爸对大家说了假话。贾里很快就知道了实情，他说：

“男人么，都喜欢表态，可表态完就忘了！”

“你是指一般的男人，非凡的男人不该那样！”贾梅说。

贾里点着自己说：“记住，这个家只有一个叫贾里的是非凡的！”

很快，贾梅就对这个比自己早出生几分钟的哥哥生出几分敬意，事情还是围绕着这个“戒烟运动”。往往，危急之中才会有英雄出头。

自从爸爸表态说了“君子一言”后，妈妈就不再疑神疑鬼，她本质上还是个粗拉拉的人。爸爸呢，总在妈妈回家之前大开门窗，星期天也不再独自出门散步，总之，不留任何蛛丝马迹。妈妈几次对贾梅说：“你爸爸是不一般，听说别人戒烟时都很折腾。”

贾梅进退两难，也只能笑笑了事。她有点怕伤妈的心，更怕伤爸的心。聪明的女孩都喜欢保持中立。

又到了周日，妈妈亲自下厨炒菜，说是晚上要好好庆贺爸爸

戒烟成功。

“何必呢！”爸爸十分谦虚谨慎，“免了吧，免了吧！”

妈妈就是那种痴心的女人，在厨房里嘁嘁喳喳亮好手艺；爸爸呢，说要赶一个稿子，就把自己锁在书房中。妈妈对付完那油锅，就跑去敲书房的门。

“谁？”里面传出紧张的声音，爸爸如临大敌。

“是我！”妈妈说，“开门吧，你该休息一会儿了！”

兄妹两个正在小房间，贾里探头向外张望一下，对贾梅说：“爸爸一定又在抽烟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贾梅也有些紧张，手心也出汗了。

“我的智商没问题。”贾里极其傲慢。

说话间，听见爸爸开了门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正想休息呢，请进请进！哈，太辛苦了，当了半天伙头军。”

一切风平浪静。贾梅忍不住说：“看，爸爸没抽烟吧？要不，妈怎么会没发现呢，总应有烟头吧！”

贾里不以为然：“你真是头脑简单，几个烟头哪里一塞都行！”

贾梅终于没同这个盛气凌人的家伙吵起来。他总是贬低她，仿佛这样才能显示他的高明，真是个“煮豆燃豆萁”的家伙——爸爸早就讲过这首“七步诗”，可他毫不领会，还是争作坏兄弟。

突然，书房里传出妈的惊叫声：“喂，喂，这是什么稀奇事！”

两个双胞胎前赴后继地冲过去，果然，那儿有个前所未有的奇景：爸爸的被子像染上了烟瘾，不时地吐出几缕青烟，而且夹着呛人的气味。

“噢！这！”爸连连摇头，有点绝望，人也有点矮下去似的。

贾里上前掀开被子：老天，那儿居然藏着个装满烟蒂的烟缸，其中一个烟头发着不明不暗的红光，被子的一角，已被烧焦一片，

并且还在那儿“星火燎原”！

妈妈的声音变了：“这，这，这请你解释一下！”

爸爸转过身去，用背对着大家，无限懊丧地说：“我还以为掐灭了呢，劲用小了些。”仿佛所有的错误就是这个。

贾梅连忙看妈的脸，妈妈苦笑数声，什么也没说。她发起怒来就是一言不发，像一座沉默的山，令人发怵。因此，全家就得踮起脚尖走路，怕踩到地雷似的。爸爸自觉威望大减，也就绷着脸，避免看任何人的眼睛。

饭后，妈妈独自光临贾梅兄妹的小房间，坐在那儿叹息：“你爸爸怎么像鸵鸟，搞些小伪装，这样一辈子也戒不了烟。”

“妈，爸不想戒就算了，”贾里大咧咧地说，“男人么，总是得有自由的！”

“你爸的心脏病非同一般，是心肌炎！”妈脱口而出，“再让他抽烟，那简直是害他！”

贾梅从妈的表情里捕捉到一种不祥的兆头，忽然领略到危机埋伏在前方。她用手臂环绕起来抱住自己的肩。哥哥则不一样，妈一走，他就套上外套一跃而起：“我出去一下！”

他就这么把内心恐惧的妹妹丢在家中，真是没心没肺。

“不行！我去叫妈！”贾梅也跳起来，“你是不是又去玩电子游戏机？”

“我难道是白痴！”贾里很像个大人物，“我去图书馆查一查心肌炎是怎么回事。”

哥哥回来时，脸上充满悲怆，说：“懂了吗？心肌炎是不得了的病，这下我们必须同舟共济了！”

这时，他的神情才像个真正的家庭栋梁。

后来的几天中，哥哥一直处于疯狂状态，比如他把爸设为X，把自己设为Y，据说想发明一种方程式来解决家庭难题。他把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。贾梅想凑过去看个究竟，他就会恼羞成怒，挥挥手说：“走开，这是男子汉之间的较量，与丫头无关！”

不过，贾梅还在盼望哥哥出主意。贾里外号“徐文长”，曾用恶作剧使他的密友鲁智胜戒掉香烟，所以怎么也算得上这方面的人才。再说，爸爸自从那“被子事件”曝光后，干脆大模大样地在口袋里装上烟盒，仿佛戒烟已成为历史。

终于，贾里使劲一拍大腿：“有了，我得用一个离心计！”

那计策听起来像动刀动枪的阴谋，其实十分简单。当天，贾里就从鲁智胜家借来一台“小霸王”电子游戏机，附带两张新游戏卡；他安装好那个，赶紧把爸爸拉来：“请吧，爸爸，这是青少年的时髦游戏，你来体验一下。”

爸说：“噢，听说不少孩子迷上这个，连学业都荒废了，我正想写篇文章。”

爸坐在那儿玩了一阵，就想下场，贾里不让，说要跟爸爸一决雌雄，于是父子俩就你胜一场我输一场地打个不分上下。妈妈担忧地看着，贾里悄声说：“别急，一小时后他就上瘾，以后就会忘记抽烟，一心想游戏机。”

“那岂不更糟？”妈急了，“明天一早你就去还掉！”

可是，第二天贾里并没舍得把游戏机还掉，第三天也没还，到后来，他已经只是为了自己了，因为爸爸还是钟情于香烟，很快就把那游戏机忘得干干净净。每天父母睡下了，贾里就鬼鬼祟祟地爬起来猛玩一阵，有时一直玩到天亮。反正妈的睡眠很好，而爸爸总是吞安眠药的。

贾梅总是警告他：“你再这样，我就告诉爸爸！”

“除了出卖我，你还有什么特长？”

贾梅火了，真要掀被子下床；哥哥就软下来了：“同胞兄妹，怎能互相拆台，好了，我明天就还掉！”

但贾里是真的上瘾了，他才不会轻易还掉那台“小霸王”呢。贾梅一天在操场边碰上鲁智胜，鲁智胜像往常见了她一样，极友好，连连点头哈腰，同贾里的态度截然相反。

“你来要回‘小霸王’吧！”贾梅恳切地说。

鲁智胜有点稀里糊涂：“我当然是很大方的，‘小霸王’你们留着玩吧，我还有新的四合一的游戏卡，等会儿再给你们两张！”说着，他还一个劲地微笑。

贾梅只能拼命摇头，因为哥哥走过来了，正对她怒目而视。

渐渐地，贾里的事还是露出破绽，比如班主任查老师发觉这个精明的学生突然成了瞌睡虫，家庭作业的失误越来越多。父母着急，只是什么也不清楚，他们就为他的表现写观察日记，准备综合研究。终于，爸爸一举破获了这个游戏机事件，因为有一夜他忘了吞安眠药，结果发现小屋里传来一片厮杀声。

那一晚，贾梅却睡着了，没有亲临这激动人心的场面——这些天来，她已习惯于在那个游戏机的嘈杂声中入睡。

父子两个做了一次纯属男子汉内部的协商，决定同时戒掉嗜好。尽管他们再三地说，男子汉应该有嗜好，但他们觉得不妨尝试一下戒掉嗜好的滋味。那些天，家里确实有点天翻地覆。爸爸唱“山是高昂的头”，人却老打哈欠，不带半点雄风；贾里老唱什么“北方的狼”，拖着长腔吼，真像一只孤独的狼。

他们两个都吃很少的饭，往往在饭桌上挑三拣四，大发脾气。贾梅差点想造反，妈妈却高兴得一个劲地偷笑，不时送上水果和

精美的点心，像劝降一样。

“他们这个反应是正常的，戒掉坏习惯就跟断奶似的，他们比我们难过得多！”妈妈说，“看来，为了儿子，你父亲是舍得一切的。”

贾梅大笑起来。以后每看到这对父子滥发脾气，她就想到“断奶”；她一笑，他们就没头没脑地发呆，然后就盯着她追问。她当然不会说，否则他们非暴跳如雷不可。事后，贾里吹牛，说一切都在他方程式的预料中，又说戒游戏机比戒烟难百倍，意思是他比爸爸略胜一筹。这是哥哥的老毛病了。不过，即使非凡的人也会有些小毛小病的。对不？

爸爸戒烟后，决定和妈妈单独外出休假，倒把贾梅和哥哥两个有功之臣冷落在一边。爸爸彻底的不是天才了，只有凡人才会想出这么糟的主意。贾梅愤愤地想。但贾里却不同意，他说爸爸虽是个凡人，但“凡”得挺可以——仙人也不至于肯为儿子放弃自己的爱好。

当女孩难，当好女孩更难，特别是那种人人叫好的出色的女孩。唉，要是我是男孩该多好，和哥哥两个能被人称为贾家弟兄，彼此能称呼老兄、老弟，想想也很威风。

——摘自贾梅日记

## 二、女孩子的骄傲

女孩，即使是像贾梅这样的校艺术团的台柱，在家里也是个不起眼的配角；这真叫滑稽！父母要外出度假，最不放心的居然是贾梅，妈妈还提什么“青春危险期”，仿佛严重得像打仗。

许多事情令贾梅百思不得其解。妈妈过去总批评她做事粗心，说话鲁莽，像个男孩，可自从她踏进中学，妈的口气变了。比如，一天她评论电影中的男女演员哪个身材好，哪个脸蛋漂亮，她以为妈会赞扬她有审美力，没料到妈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，弄得她好没底。

妈还常常鬼鬼祟祟地问她有什么不舒服，要不要向体育老师写请假条，至少问过一千遍了！其实，体育老师是女的，只要暗示一下就能免课，哪用得着老掉牙的请假条！

“现在已到了太空时代！”贾梅说。